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一備南昌[illegible]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

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
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
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
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
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
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
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illegible]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illegible]與公逝思公體貌
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illegible]大以光
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
使復閭里或[illegible]其囏或開其昏[illegible]力可爲不忘公恩
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illegible]公奧博忠義大節
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盖將在此
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
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
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
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
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

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歷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

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析容微大包
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襄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
陋室若飯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大作奇殃去鄉
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
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
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
于夔拜謁靡遑嫡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
之責祿薄刀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
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
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
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
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
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
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
者且若此又何惜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
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峨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濱而不恐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内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甚其賢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嘵嘵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敝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異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

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恠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愫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鷃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澨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
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奉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逾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
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
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
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
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
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
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
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
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
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
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
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絶光
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
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
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
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劒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珎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溫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

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耀叙眞矢辭知已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星天降此蓍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叔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溢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灵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盖不必計人囿大化如氷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摶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今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鷃雀亜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

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 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黠謀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孽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嗟寃及 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寵榮顯閟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

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戒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　講殿禁林學省領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紐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俾忘乎無所養死者毋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絶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于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

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illegible]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頹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懼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盖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盖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

傑也狠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已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將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冥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樸菴先生

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恐速公死堂堂民望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傒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昌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傒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傒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令始

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淺馬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諸事皆名世者胷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雅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滇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祗命來奉　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敝輩處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

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賛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聊聊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
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
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
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鋩歛而不施其聲愈揚
在歲已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
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
波濤之壯鷹集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
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
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予鮮朋友
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

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
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閟藏
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
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
不與子面乃聞子死予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
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
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
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
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
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搆身死名辱

衆人無知謗謂予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
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予之言行予實知之
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
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予之
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
若存上探其心潛玩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
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
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予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予敬予謂予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
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
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予賢者之清使予
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滌汚濁不發其光卒歛
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
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翔翔
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天彼氐
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
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

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誼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室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曷死何悲就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巍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儻予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袞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及中厥身哉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

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
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凝
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胷膂欲裂垂仁
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既不
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
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
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
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
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徂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鑒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厥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
侵加胃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
棺槨終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
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
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
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
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嗟仲縉子
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
白皙死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

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禄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邪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温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

貴者其去道也必賒于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
閎商彝大貝與卅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
而于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
過乎倉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
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
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
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
夫孰以爲吝吾所憾者欲睹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
予加四海之內竟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
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于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
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
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
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
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
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
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
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
或播惟於囹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

於海内姓名著於辟雍有禄以考其終有于以承其
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　天于憫念
耆臣賜棺以華其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
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俊傑之生
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
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
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耶叙哀而酌酒一以慰
先生於滇漠一以寫吾忘之冲冲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
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
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
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
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
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
之邸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
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
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
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遑遑惴然而荐至豈竟死乎空
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脱乎險艱今則已

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寧彼儉狡之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胥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恥寓衰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窘掊取則弗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食是屢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豆邊孰如吾子祠廟是屢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盖盈門胥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臥病杜門

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悄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栢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

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
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
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
出塗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人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
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迫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
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
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
在旁勞勤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
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
哀昔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
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
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
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
生諱晉宇夢賢生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
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
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

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無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秖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

其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

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
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
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
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
賦之英師聖友賢侃準婚繼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
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奧義鴻衆說交羅喧
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
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黍稷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
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
善斯程懷德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
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
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
之降哀有繁其彙或昏以罹或駁以戾戾雖纓棠德
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
維子輿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斯
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乘弗愧于生諸
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
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
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

德孔懿應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辛千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哭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弔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其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絶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如其哀宛然也予曷爲我圖之其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塋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

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
內外合　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
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
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
寢子孫林立乎蔬幕之下奚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
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
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
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
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
士飢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
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
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
乎其於是無以誥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
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其
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
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
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
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其之
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
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

入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
于茲漸仁習禮兮　一誠物兮不順
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
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鬧爾飢父老有　兮子弟有
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　奔
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
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多脫悞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
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
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
壯偉如成人挽疆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
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
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紹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
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
以疾天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
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
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
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

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
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瞻四海歷
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
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固童惡子
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
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
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
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
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
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隔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
以禍之也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
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
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耳耶使美好術智
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
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
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
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
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
而温未加弁兮突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液兮

天所讐予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
兮燭眇忽覩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
篤兮藝孔有弦強兮纘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靡
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儗兮今焉索天所
喜兮才藝精詔予歸兮難久生彼闇昏兮稔姦慝身
老死兮人孰戚予不幸兮少慨奇躬夭折兮令世悲
死非鮮兮貴不栖天可壽兮奚以老嗟予死兮勿尤
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災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
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冊哀辭

永興吳君荃妣林年二十二夫亡二十一月生君甫彌
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書夜皆誓保持遺孤強暴
欲奪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
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
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毋能之
固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
一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予猶在腹爲雌爲雄兮
君將誰卜予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
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勇在堂子
生彌月兮勇亦云亡姑哭勇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

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凉風慘兮
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
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呉鬼安食婦辟
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
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
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
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
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
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
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
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
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
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
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賤兮毋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
然婦於姑兮相與呉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
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

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
不爾兮死無哀屏兮不死爾盛年兮惟此毒痛孫悲
號兮奉大毋有孫存兮大毋無哲大毋無子兮孫無
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豈二毋兮亦孔之難誓死撫
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毋
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皇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
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顏汗
猶泚嗚呼哀哉家有歸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
以君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毋兮吳祀
是存

臨海縣知縣黃　詰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又　程

府學生陳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兌　牟汝鈞　校對

逐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奉不省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湾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嘗參天下

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
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
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
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
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
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
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
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
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
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

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
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
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竪
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
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
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
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貰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

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夔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日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簿領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法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矛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

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健康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無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申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敎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滋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表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
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
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年春入朝天子以爲
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
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
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
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
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
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
倉中炭當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蓆則蓋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
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即位事起吏又誣及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
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
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
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
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
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克之役浮屠
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洋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
爲射圃造弓矢置旌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
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閭出郡邑
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
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
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
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
中下等下等折之三則每有徵斂自上定之吏無所
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
弟以力田欣欣焉如載父母衎至大歉民仰給它郡
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
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
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
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露毀過半民
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
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絕省檄
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
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
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
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日暮不休先君憂愒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容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即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甍甍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苦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牀牘尤慎於獄月録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窖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粮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

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鄙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絙壞石治

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粮火屢爲灾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粮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决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

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考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鼻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生寃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illegible]無承欲迎其毋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曰不可肉或曰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曰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蓆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

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
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
㝵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絶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
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蒭之微皆易以粟一
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
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
君面白如王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
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
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
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
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
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遂逢時得
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
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
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
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
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
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
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
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

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煞年稗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奉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耒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

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其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發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群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荅府君每稽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嘗否俗淳漓隨問隨荅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

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郎上其名俄
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篆益加功常山人
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禘補皆業儒而禘從黃
文獻公學韻頗儕輩間尤有名時制浦陽柳公貫名
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
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于
家六月其日葬崇德鄉青嚴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
諱貞處士家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吳
舅息齋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遊家御子
孫嚴而能教詩書皆手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
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
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二丙辰十二月某
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紳孫女
二人適傅完傅霖會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
稷曰程曰穟曰稑曰稔曰稚女五人禘入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
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
其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
事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坡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堅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靡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令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罪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擣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單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

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奉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
娶葉氏早奉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
生二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
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
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
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
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
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焉
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諭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佐憐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
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
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
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

蚋以手磨穢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
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胶肉可瘳乃
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
旦至晡時頻額于地額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率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
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
日矣見羹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察之晃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
疾如失既而負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募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蓋
方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赭帛若
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勢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矣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

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
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
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
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
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
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
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率賴以生府
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
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
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
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
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
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
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
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

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湾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叅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粮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
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
事出莅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　荒
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禄
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
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
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
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
十有一矣後十年以
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後十日葬洪南之原公天質剛
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洪南之原公天質剛
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
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
所違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
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
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及燭視
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率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决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施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内既多故驍民常仗劒跨馬橫閭里刼財貨以給櫟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鄰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鄰乎使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實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

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寓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本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辭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其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舊昭揚先德蓋將有在謹次

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閭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奚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嘗輕視章句儒衆中嘗自計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獯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
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鼎爲七八然吾觀其
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
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
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
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
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
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

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
強族素驕騫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
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
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録其
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
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
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劒
送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
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

辭甚美基不荅逡迍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燖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扳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

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率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沿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纔纔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曰之初朏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慶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

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亨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毋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滌水穆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illegible]藉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吾其心之樂計不足以致之而李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覩覩然如鼠食乎機嘗之傍且嚙且曰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illegible]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其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籠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

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欵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飢渴踣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欵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

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敎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餞已罪多賂以金錢貧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上官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粮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藉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丹起爲刑部司徽坐徽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遣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睿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

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琡余昔至京師見琡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間纍然奉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以貶而進德與琡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予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縣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

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昺有才以計獲之昺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廳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昺治昺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昺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昌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昺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責臣甚以昺儒生不習邊事稍遲約昺會衆于庭引一譬之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滕行請罪滕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昺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昺以事過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昺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

更以國珍爲右丞昺亦召至京師昺爲書萬餘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昺楊
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
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昺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
薦昺名于朝昺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
之於陝昺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
之言於丞相曰詹昺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
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昺問之
昺[illegible]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
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昺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

鈇郎中吏部請命昺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昺才不
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
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昺在勝
百輩其見稱如此昺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
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
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
昺有贓御吏覆昺昺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
有之昺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率誅昺與百餘
人皆死昺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燄逼古
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

好書價金一斤鳥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當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儕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宜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

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見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臣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亦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

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待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芥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

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率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

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諂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而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承旨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耿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菴公傳

芒菴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

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干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異先少襲祖父爵傳其業顏如玉雪目瞳子爛爛有異光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採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芠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芠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芠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芠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芠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

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芴公録其所言云贊曰
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
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
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
不　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括蒼人齋心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
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卿若不以禍福得
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萊又有虡士服
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其善遂以自名所
居種萊數百畦植灌其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
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善輒
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
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
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
客至擷蔬啜酒既飲酔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
食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
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
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

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勿華事自活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欵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者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莫一鄉一國

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憸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

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
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
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
蟻虱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虱
蛙蠅之命哉或有踐蹂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
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虱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
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
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
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
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
夭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頑嚚嘵嘵辭
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
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
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
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
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

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致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縱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其字某　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處

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睚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雜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咲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　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蹕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

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說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公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頼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

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筯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塟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

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祗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

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賛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斷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詺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鳥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宋青田尉德璋生鳥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娣闇無讙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鳥獨貧將召而勞之鳥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

也喪角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鳥之魯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煉藥跽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温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嗟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喜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大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舍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

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　子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